

新增全相湖海新奇剪燈餘話大全



新增全形戲餘話大全卷之三

廣西左布政使盧陵李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

劉子欽

訂定

上杭縣

知縣時江

張光啓

校刊

建陽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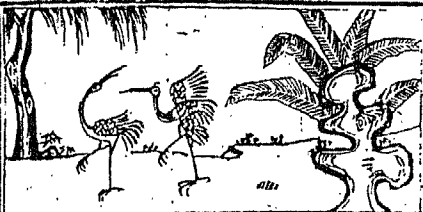
縣丞何景

春同校

繕行

鳳尾章記

洪武中有龍生者本建康人遠祖仕宋為京官從隆祐孟太后南遷蜀家江右子孫蕃衍世守詩書星行第八六七歲時長者教以詩軸能成誦九齡曉屬對作五七言絕句詩皆可觀衆以聰明許之生有姑適祖氏者特愛生往來姑家甚熟祖有異母兄弟同居各異兄殺淮嫂陳氏及二子三女有長女次女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絕有姿容長生三歲生雖少年穎敏而馴謹不好頑弄且善伺人意故祖氏一家聞生來莫不歡喜文亦親生如弟兄不復迴避女母聞生姑稱生長進好學深欲婿生女



亦者、囑目祖中庭植鳳尾一株已百年生吟霜其側文窺焉  
人出就生鳳尾下謂生曰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結婚  
我亦願為子妻託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遂否僅姻  
會合得為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非商家則耕家子  
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生應曰得渠為配足慰平生因  
指鳳尾誓之曰若余事成開花結子事若不成枝枯葉死誓畢  
散去生盤桓祖氏大小悅之女猶敬慕焉至親族茶與生七取  
茶回女戲曰茶已喫矣不患不成家人聞之亦不問也會主姑  
與練妯娌參商場為從更陰實阻之故生父母猶豫女未知也  
生以告女曰子既未便開親我亦不即納聘當與老母謀必得  
子為婦然後已女家貧未嘗有繒纈之飾粉黛之施而荆釵布  
裙暑無垢汗下至足履亦少白如雲燕之賦性和柔婉婉特甚  
機杼之精剪下之巧為一簇冠二嫂酷姑之女不較也生重其  
為人愈有仇寵意之難得良媒姑又



月生院冠云一二子葉文家蹤迹掃矣然文念生未嘗夫懷惟  
母知其情喻之曰吾又遣人往彼談汝姻事早晚當有定議汝  
勿前然徒損容貌逾時生至雖主姑家而意在於女留數日  
嫂俱歸窈窕獨紡小樓上樓下一深巷道後園有半磚砌徑直  
以登生從窗中還聞女車聲徑奔女所女見生來喜氣溢面  
紡紵札與生對坐且紡且談因以已年庚告生使生推集卜其  
韻否又與生話家事甚悉生感其意占一詩贈之詩曰

曲房深處一枝花 紅艷何曾失麗華 素質自積千嬌玉  
香肌紅映六絳紗 金鈴有意頻相付 繡閣無情苦見無

憑仗東皇須着力 向人開處莫教差

女不甚讀書失字而已語生曰子宜解說俾我聞之生一一敷  
釋其義女笑曰他日得侍芳席子必教我七雖愚暗又當能之  
生曰婦人女子偏是聰明以子慧心學之易因代為答詩曰  
深謝韶光染色濃 吹開雋雅情東風 生愁夕露疑珠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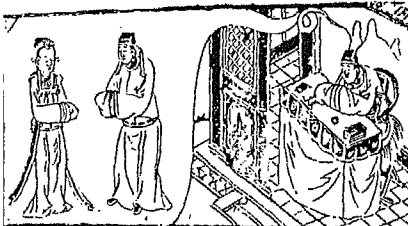


寂怕春寒鎖玉容 嫩蕊折時飄蝶粉 芳心破處點猩紅

金盤華屋如堪薦 早入雕闌十二重

生輝煥 為詩詩意女曰常聞子才調敏捷今親信然使我傾  
仰彌切因目生父之曰子精神意氣決非庸人後當貴顯我欲  
以蒲柳之質為託者非有他也以父早亡母年漸老長兄書寫  
公門次兄陷身更役二嫂悍惡子所深知但得遠離冤債付託  
絲蘿子縱無官不為命婦亦不失為士大夫妻万一流落俗子  
手中有死而已惟子念之圖之生自初悅其貌不料其淑懿有  
失若此自是攀 婚議惟恐蹉跎散而女兄果以吏做家事亦  
落生父母無意締盟謝而辭之遂歆望矣生私作長歌一篇寄  
焉歌曰

我昔正髫年笑騎竹馬君及笄手持 綰共君戲君身似玉  
顏如蓮愛我月明晚筆硯經史文章共 驅律風雲將鸞排梁  
層鳳尾何如幾回見層樓空院同 芳深春纖綫上抽水綫



情不來奈若何羅帶同心竟乖孤縵縵甲帳隔天涯未解維  
魂李張情君知許嫁誰人家我行射策黃金殿回首清國  
寮中目斷巫山淚如霰

一日女母黃鵠感家二嫂爭暴與女大鬧女深於門閨性極善  
良莫敢出言又不愾罵然不勝憤懣之晉約秦盟燭然斷絕憂  
涼憔悴踽踽上無聊是夕竟縊死後上母啼哭之慟手自洗殮於  
胸前得一紡囊袋貯杏枝一幅視之乃生所寄之詩也母不遠  
其意仍置棺中生聞或死託以省姑走吊焉至則珠沉璧碎玉  
殞花飛將入木矣生涕淚如雨悲不能堪送歸葬所掩壙成墳  
而歸後數年生果高科要識煥赫于時雖別取妻妾意不忘女  
常與天師無為張真人論鬼神偶及女事真人見生切上為飛  
章拔之載數日生夢女曰妾從辭世二十餘年陰府有籍以該  
當生三子壽至六十數未克終卒于非命俾再為女人乎其夙  
業而感家真人道力天符忽下今往河南府洛陽縣莊城關氏



家為男子矣感君深愛生死不忘但恨无以奉報耳然君方當  
富貴位極人臣福壽豐隆子孫昌盛言訖拜謝而去行數步復  
回顧云即善自珍愛求逝矣倏然而滅生既死無以為懷遣  
人往女家視鳳尾拈死已數年矣生遂作哀鳳尾歌傳於世云  
有章有章名鳳尾仙人種在丹山裏世間百卉避芳菲珊瑚  
宝樹差堪比翠彩絕似鳳凰翎號以佳名曰鳳稱海上行傳  
珠露溫洞簫品徹絳雲停娟上苑上猶具靜琉璃刻葉琅玕  
柄沁苞健翻時下來五色奇文爛相映日影照耀晴錦金威  
夏修風滿杯豔陽不作桃李態晚歲實堅松栢心華堂清  
麝控新翠曾與飛鳳舞陰會倚叢未許驚偷香指樹惟期終  
作配那知萬事終非真迷芳淑質俱成塵綺檻靈根凋百歲  
絳房顰色殞三春鳳兮偶昨來過此弄玉臺空鳳尾死鴛鴦  
瓦落野棠青孔雀屏欹土花紫歲時既舊恨悠上碧羽喚  
萬古休敗助顏面垂吊日荒煙老樹鳥啼秋花草重載春又

齊仲和姓訪項子堅家

鏡破金難求分散因歌鳳凰萬葉西興多青陵人共笑

武平靈怪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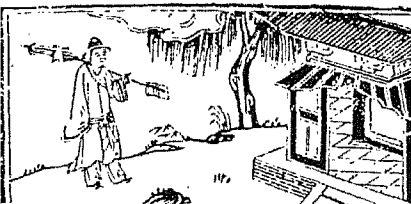
齊仲和名諱潼州人本富家子淹有學問頗能文章然豪佚不  
羈用財如糞土至正壬辰紅巾寇亂家業為之蕩然還東西奔  
走寄食於人嘗往來武平項子堅家為館客子堅故傲然發  
跡欲光飾其門戶故婚嫁必裝後閭閻樹耀於人名宗右族之  
貧窮不恨者輒與締姻此則慕其盛腹彼則貪其富實書翰極  
剗廉耻衣錦之類皆仲和粉飾不知者謂為真衣冠家矣洪武  
五年子堅死二子榮可貴何特咸事葬子堅臨汀山中距其墓  
五十里仲和為述行狀請銘於朱太史景濂且築亭全庵于墓  
側求佛壯觀儼然一坊割田二百畝飯僧仍請南華本如真公  
主席事狀元金溪吳伯宗記之仲和往返庵過當途過必留宿  
是歲有小幹往福州為人留館者數載已而貴可辟孝廉除嘉  
興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聞被罪死狀官獄中家產籍沒盡





田入官僧悉散去洪武乙丑仲和歸往訪項氏抵庵暮暮遂假宿焉不知項亡而庵廢行入方丈寂無人穀適晚僧房或開或闔取後至一室僧坐榻上聞人足音訝曰誰耶仲和告以姓字僧情中應曰然則故人也請坐仲和詢僧名對曰山僧初有幼妹君及見之今忘之耶仲和莫曉為何等語復詰餘僧安在曰偶赴水陸齋會於施主家惟山僧久患風痺不能下牀設在座耳僧行童俱出不意公來若供俱無之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飯僧曰案上有殘豆數合公若不嫌請取食之仲和緩其撮而嚼焉因問項氏動履僧曰故無恙仲和倦欲求寢僧曰此中有數客每夕來就山僧閑談少選當至恐公不安仲和問何人曰皆近村良家亦有項氏親戚方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須臾二人先入五人繼至僧曰今日偶值須臾棲宅下顙留宿於此諸公勿訝仲和就請茶食僧曰公若至者曰余石子見毛原頴也繼全者曰金兆伴實庵舍中人也上僧蓋木如愚也仲和謝曰燭燈

仲和扁鼻投白鹿宿



俱無不訪行札乞不凡罪狀悲曰號為項氏館賓又是山門然  
客相與一家何罪之有遂共僧講論辨若懸河盡也不休深造  
佛諦僧曰諸公久得神悅當避鴻鋒然文士在席何不且輟空  
談更裁佳句以為情宵飲樂之資爾衆曰諾子見先吟曰

曾檀文房四宝稱 盡跡鵠眼勝金星 華箋淡劑長為侶  
圓鏡方琴巧製形 銅雀臺臺成鳳味 玉簪吐水帶龍腥  
莫欺純壽渾無用 會與維摩寫佛經

原穎詩曰

早拜中書事祖龍 江淹親向夢中逢 遠謫秦代蒙恬巧  
近諭吳興陸頴工 雞距醺來香霧濕 狸毫點處賦朱紅  
于今贏得晉空館 老向禪龕作禿翁

兆祥詩曰

身殘面黑眼生沙 棄置塵埃野納家 僧病幾回將藥藥  
客來長是使煎茶 無緣不復勞烹飯 有漏從教老歲華



昔日炎上今寂寂 莫將冷熱向人誇

瓦合詩曰

家貧無死欲依誰 散木微軀久覺衰 孔聖絕糧寧敢愠  
范舟之米豈辭飢 當年墜地何須顧 此日生塵不可炊  
惜拙煙消灰燼冷 烝上踏窺欲何為

以禮詩曰

幼身如絮太輕鬆 慣覆蘆熊與贊公 重刻不因兒惡卧  
縮窄只為匠難縫 塵灰積厚無人洗 蟻風生多欠火烘  
零落半歸鼠竄 固知色相本來空

上官蓋詩曰

常人碌碌貴人朱 生死憎嫌死者需 除是昇飛無用找  
苦澀解化也須余 能幽蓋世英雄骨 醉飽傾城絕治軀  
寄語芳塵世客 百金莫惜預先儲  
如愚詩曰



長隨古壁骨稜稜 心腹空空不感增 早悟有身應有患  
可堪無依更近僧 頻依空室行將腐 久想充閑去未能  
朽木枯骸彈寂寞 一宵清話厭聞經

吟畢抚掌大笑傍若無人忽見約雲開月光穿戶隱隱見諸人  
伏貌或矮而軀方或癯而頭銳或黑面而一臂甚長或戴帽而  
一軀極短徐行者翩翩然却被珣屹立者亭焉而倚壁竅後  
一老頸若生鱗伸和異之方欲諦視僧忽曰靖風先生羅本素  
至矣衆皆起迎遂見一叟縞衣竹杖態度閑雅兩袖翩翩搖擺  
而進揖衆客而言曰諸友今夕之吟樂乎原頴曰先生何後也  
各誦所作呈之先生曰諸公自道甚佳但不免為外客所怪以  
禮曰客雖未至安寧晚當與上官公同載笑抑又何復先生語  
僧曰吾師何故多作曰待公來同賦耳乃朗吟曰

厭見閭閻劫火紅 荒山獨守化人宮 三千世界有成幻  
百二山河盡屬空 衣鮮亂空悲伏殿 床頭不掃狂僧慵



難尋物外逃禪侶  
罕過橋邊入杜翁  
猛虎每游蓮座下  
怪禽多宿繡幃中  
青青蒲院新經雨  
黃葉飄金紫起風  
一對金剛螭篆面  
幾尊羅漢鼠穿胸  
殘經缺字函已損  
古器成精件上雅  
廣教宏開日月照  
開門鎖脫情雲封  
謾憐衰朽煙霞骨  
莫起襤褸土木躬  
良夜豈期佳客佳  
清吟况與故人逢  
紫閣殘豆充饑腹  
果上深巢紫病容  
行入輪迴歸敗壞  
不須辛苦笑疲癯  
燕散未必成三昧  
遊戲何方運六通  
梅子熟時圓亮性  
松枝偃處記遺蹤  
欲知吸盡西江意  
只聽晨雞與暮鐘

清風先生深贊其妙亦歌曰

臨汀山川惟說武平層  
崿峙秀般冰瀟清蒼  
虎聲吉壤曰虎  
開佳城青島叶卜筮  
玄武迎休禎形環勢  
抱相回倭倭是天  
造地殷成當時頂家  
兩孝主壘父於此守  
噴勞瘁金履掛招  
提字遠請貞公作庵  
主祖糧百碩佃人供  
鍾鼓三時俱奉



能幾年邊如許馬嘶風晚臨兩常任之由宮所取明從之儂  
俗為倡擲那一士寺久荒清宵賦詠來謗郎非生疏誤才偏  
銳石公持重行一方如愚年桂枝脫而衰朽北祥失柄謫恩  
而連京吏家之翁衣被繁浩陶襟裾風爭聚在舍散近少持  
推上官亮枉使人恨蹇今放浪號清風老大佛收玉璽容平  
生掃遍天下熱族親尚在拉城中如僧貧病聲奔走枯不寒  
灰身土偶無心望賜紫袈裟熱參潛悟情開口齊諧非是忘  
怪徒相逢且復為嬉娛功名富貴戲時世声色根塵應幻軀  
參橫斗落金雞曙回首東西分散去要知物我兩相忘居士  
贊寧夜談題

邊巡閒壁瓦收光遠雞戒曉振甯邊散不知所之仲和出視泰  
然空庵還覓病僧獨一泥像觀其間題字年月正仲和當廢時  
所望者今已剝落始悟山僧有此幻跡君及見之上言復過刻  
室惟敗硯支閒亦筆委地風囊誰續于案間固思所食殘且蓋

仲和婦家抱病終身



是物也。又有爛絮被一，皆舊羅扇一，握旣生塵，而欲破鉗，無柄而罕穿挂掛木魚壁，倚棺蓋。仲和大駭，奔走出門，行數里，乃有人家因往投之。主翁云：此地閑無人，居擾多奇怪。子昨夜宿於何處？仲和條以語之。翁曰：險矣哉！子之性命也。并告以項氏遭禍墳庵圯毀，其家寄一書來于彼，近亦被人劈而為薪。止餘蓋在子所遇石子，見毛原顙，非硯與筆，乎盆此祥曹瓦合，非鉢上。旣乎皮以札，則被字木如愚，則木魚上官蓋為棺材。羅本素乃舊扇，即手所觀故物，顛倒為惑也。其曰有與項氏親戚者，蓋指棺而言耳。推為項氏故物，故曰親戚也。仲和默然，惴惴特甚。即曰：回家果得重病，因憶早晚與上官同載之言，將必不起，遂却醫藥。妻子交口勉之。仲和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藥求醫，徒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嗚呼！若仲和者，得不謂之嚚嚚之士哉！

項氏傳

項奴姓王氏，字潤真，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董氏携奴，奴



母升堂必穿

人沈必貴沈無子愛之過已生年十四雅善歌詩兼通書算  
德上客四者咸脩遠近爭求納聘焉時同里有徐從子劉均玉  
請婚猶切徐求華貴而清貧劉突白屋而暴富徐之子名蒼  
郎劉之子名淳老臣曰容容整且與瘦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  
鄙其閥閱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家道之窮迫猶疑遲疑莫之  
能定一日謀於族人之有識者彼為之畫策曰但求佳婿勿論  
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子宜盛為酒食特召  
二生仍請前輩之善謀者使潛窺之一則觀器量之如何二  
則試詞翰之能否擇其善者而從焉於選婿乎何有必貴深然  
之至二月花晨開進會客凡鄉里之號名勝者咸集于庭均玉  
從道亦各携其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齊雅容應對降登揖讓  
未免矜持茗即則眉目清新言談儒雅衣冠朴素衣止自如席  
尊有耕耨者沈之族長也名知人子月生已默識其優劣矣  
乃賜言於眾曰宗姓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歸好





子弟人物無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責起對曰此事尊處  
主之則善矣耕雲曰古人有射雉牽絲設席等事皆所以擇婿  
也吾則男是固乎二生至前抗幾圓所掛情花春起子愛月  
夜眠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消衣四盡曰二郎少憐必思試為  
詠之中目奪此一舉奈何漢老生居富室顧事詩書間會  
雅肝久之不就路即從容染翰頃刻而成呈上耕雲晴仁稱賞  
其詩曰

胭脂曉破相桃香 露重茶蘼香雪落 媚紫濃遮刺綉窓  
橋紅斜映秋千索 曉轉鴛鴦急起來 梳雲未暇臨粧臺  
唉呼付女秉明燭 先照海棠開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車半輝金 寂上皇門頭深夜 素魄初離碧海濤  
清光已滿寒 徘徊不語何關半 夕橫斗落孤霞散  
小桂低語喚啼妝 猶過畫窗猶未看

原缺



悲瓊奴訴其衷懷不任懷斷因謂杜小陵羌村詩夜聞更響  
相對如夢寐此句邊為今日設也若撫之謂切曰第毋傷感且  
盡綢繆姑候來年勿爾同歸還東則魚水歡情永不相忘無既  
而若同半有丁總撫者忠厚人也謂名曰君方熟術莫便拋離  
勾軍之行不必渠也我輩當分詣各府投文君善撫軍自此相  
待公事完日相與歸還若買酒餞別諸人起程不許兵捕彈者  
緝知以處軍為名捕若于獄杖殺之藏屍於窖內聖令婢恐章  
氏曰彼已死矣可絕念矣吾將擇日昇轎來迎汝女若又不從  
定加毒手媒承諾反命瓊奴使母諾之媒去與母曰兒不死必  
為狂暴所辱將俟夜引決矣母亦無如之何是晚忽監察御史  
傳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狀以告傳公即  
杭章以聞又兩月得請就命鞠問而求屍未得政訕訊聞無  
風自墮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魄有知道者以往言訖風即旋轉  
前引馬百程奔竄前吹開炭灰而死見矣公委官檢驗傷痕

懷版許與母吳指揮



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葬之郭外塋歎哭送自沉于塚側池  
中因命葬焉公言諸朝下祀部旌其塚曰賢義婦之墓童氏亦  
官給衣廩廩終身焉

慢亭遇隱錄

杜僕成已立之逸士而寓居於建陽賦性高邁抗志林泉玄田一  
小舟置筆床茶竈釣具酒壺于其中每夷猶於清溪九曲間以  
為常而人亦推其有標致一日仲秋雨霽涼風滿襟僕成沿流  
臨泛聽其所之俄而舟泊葭蘆仰視蔽上則綠蘿翠蔓垂挂蒼  
筠繁陰幽香芬敷掩冉因繫船登岸信步閑行忽有石門洞開  
路通平坦僕成知為異境欣然躍而前但覓風日暄妍天氣清淑  
真別一世界也約二里許入一大城以中宮闕宏壯守衛森嚴  
金書榜曰慢亭直境蓋武夷君所治也又里餘喬林嘉樹華臺  
崇垣流水飛花鳴雞吠犬遙望高麗一區俯瞰清池之上題曰  
清碧道院僕成及門猿鶴樓馴芝蘭馥郁柳陰之下雙童立焉



解成揖之問是何處童子曰清碧先生候于久矣因入白須臾  
 何汝導僕成前進經數裏雲霧間忽見人間瑤樹瓊林自同  
 天上最後抵一軒館清碧幅中天帶容龍儼雅坐于中間僕成  
 再拜清碧曰汝知人間有京兆杜伯原乎吾是矣汝吾族子也  
 小子識之僕成既謝晚生不及承教劉父之問宗黨交廣猶恐  
 揚諸君子後裔之詳僕成應對歷歷可聽清碧若有喜色少焉  
 童子進百蔬茶僕成喫罷略不知飢迫暮宿之別室諸架練帳  
 石枕竹床風露淒然睡不成寐惟搖開明月窺八飛雲入戶自  
 非神完氣充骨堅志定者弗能居也明日召僕成飯鹿脯一盤  
 胡麻一器然芳馨甘美味實非常飯畢將辭而出清碧曰此中  
 群仙別館諸執文皆遊戲于茲來且勿憂世事舍將乞其詩文送  
 汝歸去姑少俟僕成又大喜過望次旦果有僕衣魏冠瑤裾至  
 佩者七人至皆風塵凝遠氣象超凡清碧起迎長揖而坐僕成  
 鵲立拱手屏息戶外一仙忽顧之曰是兒何為來哉清碧若云燒



子隱或也吾昔居世界辭徵辟而潛心著述今比皆散逸獨春秋  
諸傳正議四十八卷歷存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皆諸公所知名者  
故嘗貯以石函鎖以金鑰藏于玉笥覆箱峯之滄海厥近因蛟蜃  
作孽永激穴開而函露矣深惧愚夫竊發蓋真數未可以傳于  
人代故召來命婦室之耳因相與論諸傳之得失一仙曰春秋  
宣父手筆不比他經而諸儒以管窺蠡側拘也然指一字為褒  
貶豈聖人之心乎大抵聖經所書有常有變難執一而論首于  
人次封爵常也主會主立謀縱謀逆幾於變矣然而託始立法  
拳上宗周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文武成康之威靈儼乎其  
對越撥亂反正蓋為天下後世計而以為為費而作豈聖意哉  
一仙曰泊原公之意如何清碧曰肯人謂三傳作春秋散散則  
散矣然三傳亦未容以輕議也蓋公羊殺梁寧釋經而在氏傳  
戰事至唐安氏趙氏始毫分縷折辨明義例合三家之說而補  
之一陸淳視承趙氏之學又著真例辯疑微有三書其文可補



粹然矣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厚無餘蘊矣伯明  
東侯主於諷諫高宗復雖未免微有牽強歎故朱子嘗云胡氏  
說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灑然處良有以也又若張洽之傳王  
氏謙謙等書皆能發先儒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  
其至者惟伊川乎已而設宴遽且具陳毅則黃植玄之樂則朱  
絳綱綱金拒境迭勸更酬得徐使令執事有伶莫敢少整歎  
然則微乃重奏香篆甫進茶餅綠衣童捧御袖裏石卓上命懷  
成迎拜坐實且曰笑子此來多生慶幸今茲遭遇實正宿緣諸  
仙丈得無動念乎頭焉珠玉數珠俾待婦人間以為奇玩亦斯  
文以德義事也未甯許之否乎皆笑曰吾輩又不作世人語當  
何言耶於是清碧親親慢事遊三字於卷端不若道人方士蓋  
寫慢事遊園子其次紫雲上相玉簫白真人搗搗詞撰去徐  
慢字序一不復多不載諸仙緣以第賦詩待若風雨而開  
宗師全篇為之倡曰



曾視黃帝侍尚方

紫雲津河後離皇

衣草已拜者雲

其境空餘素雲芳

物外煙霞端可樂

人間信是長相忘

而翁著述書香林

石至開時更與藏

貞居外史句曲張伯雨亦賦云

良常整別武夷遊

為訪名山洞府幽

行處猶攜千歲龜

歸時自空五花好

經多傳註其成勢

道在希夷信未

泉石鄉中多勝跡

可能衆此土藏修

上清外史韓玄卿繼之以句云

綠荷衣上帶云霞

誤入玄洲外史家

青鳥近傳三母信

蒼龍溪口才即卑

相逢只恨僊凡隔

歸去寧愁水陸遙

儒道異同非確論

臨風為予一長笑

湖山冰川道人半齋識

先生著述勝古人

予亦共取此自通神

獲麟書筆久已絕

末學庸繙傳其真

惟公特起精先例

迂誕一空庶幾





古文未許世流傳

幽經重啟石封閉

先見已足爲傳

古辭類頌漢隸書

遙知青向第齊襄

夜虹光貫蒼龍

開府吳公三月月歌云

武美先生同天性

東海人爭畫臺

南州主簿徐臨

尊主賦伯心何勞

詞嚴嚴正明秋毫

奸巧已受茶錢稅

善也還蒙葉紫發

既成琬琰生金玉

固鎖重封堊山麓

埋藏此日閑雲霧

誦讀何年載人腹

鬼守不謹放出遊

石函一夕隨奔流

先生大惧呼族

函以土石裹嚴錫

因茲得全清虛境

好斷塵緣緣深

莫向人間戀火坑

幻身渾似浮沤影

玉簪仙翁頭

上卿貴重元鉅天

玄義詞翰古難有

伯雨文章今絕無

湖山水月煙霞老

羽客之中詩更好

鹿臥龍跳筆

萬斛珠賤即時歸

群公總是宋元人

騷余謔天宮開

千生驚劫難得見

如何一旦皆相親

寒余謔天宮開



至正年間靈壘主 武夷天目長往來 獨與前輩為  
長常努力毋蹉跎 流光日月如擲梭 北邙山上種黃  
聞道新墳今更多

詩成俱執筆一揮文不加點正傳玩閱忽園一道人塗玉成虎  
一先生題詞琪金溪羽人查廣居無為子張信用至百羽寄  
事尚書遂以卷呈之四人題詠查賦曰

騎得遼東一鶴回 十年又見碧桃開 誰家小子知方朔  
偷向碧桃樹下來

無為子詩曰

得道真為通客 長生已作洞天真 如何却起石門念  
更寫要領贈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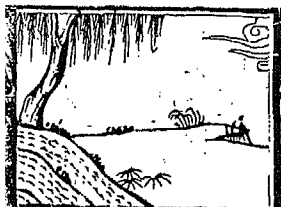
園一先生詩云

至大皮視恩 枯澹養希夷 萬物皆有情 此聲非若貴  
太陰無終始 時使有靈影 寄語學仙者 不可不留意

原缺



聽水而致疑所以百  
 時思家俊雅也丙脚之機司望博聞能識十年之怪況蕭裕  
 乃八閩之上品命官而敢薦尔腥臊奪其精氣投身驛傳  
 之卒作配緇紳之流恣為合而常慚懷家心而未已媛以厭  
 狀紫其名過可文子言之視也郡城隍矢於蒼蒼權且姑  
 容爾止此乃尔隱藏易行究治其青丘之王犯論異薄之嚴  
 刑押赴市曹斃于雷公使虎威之莫毀庶鬼悲而有懲九尾  
 盡誅万劫不放耀州衙門今清淨新郭驛求絕根苗長閑鬼  
 門之關一準鄭都之律布告廟社咸使聞  
 俄而黑云滂墨白雨翻盆霹靂一聲媚外已瘳風聞其付  
 孽屬往視乃真狐也而人觸膝猶在其首各家宅巷急取其所  
 贈諸物觀之其綠髮則芭蕉葉數首胭脂則挑花餅數片將以  
 示於裕始釋然尹公命焚死狐盜之解必鎮以鐵釘使絕  
 焉然后取丹砂餅黃龜符点給服巾佛袖歸山觀然不顧矣



疾愈始以取媚外事告太守遣人於新鄉問黃母大已移居  
道傍園不復為驛卒蓋得裕聘財所致耳始畧言家狀之實  
人詢者歸具以告太守數為信孤之善感而神濟然之術焉

新刊翁翁餘話大全卷

西左布政使憲 李昌祺 鈺撰

林院 燕吉 文江 劉子欽 訂定

上杭縣 縣尉江張光啓 校刊

建陽縣 縣丞何景春 同校 綉行

雲華還記

天曆二年己巳之歲外藩秀才文信美偶出遊至平道忽有二使布袍葛履聯袂而來長揖外前曰華陽丈人董休奉請文會

辭避曰信美天目之鄙人重陽地肺之靈丹九既簡

何由二使曰已辦軒車願无多讓遂同行果

僕道至信美院上曾去如飛頃刻而至使者皆信美入才人王

冠緇衣美簡出揖且致辭云僑城奏數曲承枉駕幸勿以爲

見罪也與之抗禮並坐于堂茶罷出杯珥羅列文親執

外信美前曰老夫切憂洞天入思開逸而累俗憂歎尚爾閑



信美從二使偕行而去



今弱德反并議姻霞澤將幼其父子為婿佳期式屆聘禮已  
諸事皆備惟回書未得人耳拾簡名士尤擅不華持此不  
非借重命左右取筆就書感感真於九案之士信美所若神運思  
如流泉揮灑無停更不經意其詞曰

福地陰陽合洞天謂三姓之緣龍虎歲月深

好專為弟類慶復寶藏共惟霞澤主者順流昭佑王親家鼎

下乾坤粹氣當年寒芒果證真仙愛官賢於上界位齊海濱

鷹頭號於明時為霖道仁靜之施財道存智動之用消流必

納邪其量於有容級級夢歸匪其匪而無際公著朝宗之望

夙推閣下之功現事坐南堂莊行蘭膝休退安我瑣殿歌

舞鮮研官照三上之夢進廟食兵中之綿族民慶崇於香火

世尊印於厥厚瑤緣收同商農均賴其慈航中素昧無識

過猶生殺云司於下士秉鈞玄符用家黎近於時

交遊裝之故乃為華暖之盛加令嗣其開為開



歸衣郎小多其婉婉曉曉故謂經城風氣又白頭  
公子事羅愧一嫁之王姬自顧向人歌前非藕宜藥第  
室納還三詩意叔明投以桃投以李將意更酬於厚既長  
不老求世亦老

丈人讀所捕嘆時三原荷領以光華燭之會於是遣作真壽  
請附近洞雁群仙壯觀禮部至日駢集重馬之多旗麾之盛  
世所未有丈人頂九流之冠佩五穀之圖被赤霜之服須臾  
別殿戰而千騎萬騎雲鼓鳴船翠華文於雄雕鞍之先後素  
袞服假殊優之尊崇燈燭輝煌笙歌繼亮侍者走報新婿又  
也群從起迎引入幕以次內間傳命索惟粧詩惡急而  
相行之人艱難殊甚從者數十輩絡繹不絕婿緝知信  
私下遺人致免信美即代為之詩曰

玉鏡台前輕綠綠象牙梳橫像床間寶釵金鳳節  
早出紅羅綺慢者○十八髮多氣力矯姓成不絕夜



天命信義作歡帳文



餘話八回終

風流自有張生筆 留取不眉見後描

媒持以入衆皆喝采但見紅粧百像盡燭兩行簫聲吹開寶  
淡湧引婿入洞房合卺執事者及忘將撒帳之樂左右皆朱色  
婿呼媒語後使出致送信美信美立撰附之曰

伏以綢繆未判固陰陽之無形清濁既分便江桑之有對  
從開閣之始已生匹配之名至黃所存大婚尤謹其惟震  
新婿即君華陽元姬淑女早鍾間氣鳳翠直後禮崇交重端  
可作吳綵雲之倩工容言德允宜為王君迥之妻綢繆自  
於靈源紅華肯題於流水天作之合神相其成惟化工不離  
於陰陽而道造端乎夫婦曲房窈窕羅幃羅被千金香盛  
照輝光火脫單衣綉方領揭蓋露珠冠之飾交杯互玉屏之  
堂錦褥鋪金蓮之戰雲羅帳捲朱軒描偃月之眉三姓  
正午一奴兩婢點絳脣請於抗儼綢繆宜合於張翠  
儼于以珠簾克謹恭賀之薦載弄之章載弄之章行禮



之祥合歡詎意於名花並蒂死同於黃果城上以朝陽之  
 雄上 發素訪之上 響助惺惺慢感龍鱗之輕細夢回枕口  
 倉難吉上 醫奇逢已遂於結綰喜須更陳於撒帳請歡  
 語滿口歡聲

撒帳東

羅帶綉圍春風

唐李

紅綻櫻桃含白雪

唐李商隱詩

元精取上貫當中

曹李  
賀詩

撒帳西

歌舞晉人月易低

唐音譜

驚起芙蓉新睡足

唐李和見美  
人梳頭歌

荷風晴態被春迷

唐詩

撒帳南

新人轎上著春衫

斷兩從事

函云琴半偏新篴竟

長城

斷腸春色在江南

古策別

龍溪北



夜續合香虎求文

雲接半開壁斜白唐李賀

小語低聲問玉郎唐李賀

撒帳

兩上紅粧笑相向唐李賀

淡雲輕雨拂高唐唐李賀

睡齋不知新月上唐李賀

撒帳下

滿山明月東風夜唐李賀

水簾銀床夢不成唐李賀

美酒清歌曲房下唐李賀

伏願撒帳之後姑嬋交夢家室收宜一物瓊漿護說裴航之

奇遇五雙白壁奇知爾仙之陰功縱石爛而海枯諒天長而

地久唐李賀

奈何謂之償相多係其語不善於讀後傳呼文秀才既抵內牕

則珠玉相輝其芳交映挑腰杏臉粉面酥胸者不知其幾十而

人自非文與爾坐象床斷不能辨其孰為新婦也信美哉



朗誦從容開雅仰揚高下其得其宜聽者亦長過所  
 須更嬌媚然到市水續貳匹明珠一顆信美拜授便迎  
 所設皆非咽水食不能名識丈人偏告坐有養書信美之才  
 調且作而言曰作嘉禮賸初罕遇今文賁臨群仙光降願留  
 珠玉以為洞天之重不識可乎信美乃獻洞天花燭詩曰  
 玄黃初分闕靈壤峭壁穹崖絕來軌深巖不道俗人到  
 窈窕惟宜法宮敬重上疊上峙華構盈棟凌帝掛金榜  
 丈人華蓋鉤軸相佐治蓬萊生殺掌神明自與世甄真  
 婚嫁本無情欲想陰陽動靜含靈篇示有耦配非惚恍  
 高闕孰是可作對霞澤尊居百川長時良日嘉車輦各  
 瓊樹瑤柯頤成兩烹龍魚鳳設寶筵特設拋鍾於蓬壺  
 賽李凡陋忝司箋利市平分珠與錢誰容喜得則衣冠  
 賓相爭期近屏幌庭丁絡繹進玳瑁座客紛紛排殿簾  
 飲何勝鼠愧盈腹止膏鷄鷄熟壓車幸觀花燭獻新編

丈遣使送信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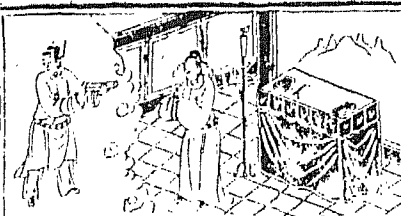
晉興年年開天賞

最賔傳玩月寶環奇宴羅閣閑扶携而出明日丈入於玄門內  
殿特待新婿專命信美陪席信美固讓不敢當翁婿交請乃就  
坐酒三行美人捧紅羅二端文錦二匹為謝既終宴遂前二侍  
送出還家上人驚怪失已半月矣信美悉哀諸物恩惠遂成富  
室子孫盛號遇仙文氏於潛人至今稱之不絕

### 泰山御史傳

宋珪字孟璜山東之益都人世農家至其父始讀書為峻儒珪  
生而俊偉長而端嚴能勤於學日記數千言居貧自食其力隱  
田里間以教授為業非義不為人敬憚之者臣以孝弟力田薦  
不報集賢八等工阿魯澤撒里言其守節靜退不求仕進宜用  
以勵俗說又不報珪憤然如也性嚴毅不能容人之過每面折  
之至頤頤爭執不以怨而入亦服其理誨無疵過者為之著至  
正二十年秋八月望珪居家居忽見異光四合遂見異象

月夜神童按宋



齊蕭繹一神人若凡間貴官之狀呼珪出曰姑待繹可經明行  
前不偶於世特召予為泰山司遷御史與臬臬所公休伏聽命  
神人即宣制曰

陳岳天齊大生府蓋間備束帛以徵賢朕每艱於得士正朝  
綱而執法攸克稱於其官顧茲耳目之司實荷聰明之寄勞  
求章澤峻陟華皆備士宋珪公直以无私劉嚴而有斷方篤  
志匪詩書之順而含章著易象之具安貧以終草瓢味道而  
甘常抑顯榮弟在身右優隆真拜於烏臺糾察每侍於帝傍  
諷誦此聞於白簡期遠覽譽之右肯居乘駟但典之間  
正色而諷發衷心飛章而奸回破膽每負清華之器恩酬特  
達之知於嚴斧鉞下青真祿未沾於人世綉夜衣香夢更  
重於宗空爾恩儒服我新命拜司憲御史  
馳畢珪再拜曰帝命有司其荷敢違偶乞少緩耳神人頷之  
拂而去珪知必而即歸置家事空室中夜半逝矣又數年



其友秦珍羅閣中尉歸次泰安州遇珪於逆旅相與道舊話酒  
 而飲之珍審知為鬼且悉其死時事因問曰地下官府多事  
 類乎珪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亦何用知然余舊交後是陽者  
 亦何害大抵陰道尚嚴用人不苟惟是泰山一府所統三十二  
 司三十六獄臺省部院署局署曹與夫廟社廬壇鬼神大而冢  
 宰則用忠臣烈士孝子順孫其次則善人循吏其至小者雖社  
 公土地必擇忠厚有陰德之民為之而尤重詞職向脩文館缺  
 官通一搜訪不得其人亦有薦三教公者雖甚文采而在世之  
 時不脩士行或聲名敗世或隳已牒人狗媚狐媚皆有此之可  
 議不得已就其中擇淑善於此者一人為司言上御史又按察  
 奏獄伯訢其生前辭述死者銘誌不實廣受潤筆之資多為過  
 情之善辭司言實為善與否皆實最所深惡惟上  
 照依錦語及司言行按語批撥施行此尤儒者深戒雖有  
 此美章待而隨至聖帝以其忠臣曲力也



軫閱中  
表文罪惡實爲靈祐共憤吾糾而彈之大聲震怒遂下於獄  
聞即奏聞一乃已正典憲效可錄吾彈文指示御史使知幽真  
法度更是謹嚴凡在章魚務博誠實不可謂生前作事也附因  
知度人細云諸天記人改過莫分無失斷非虛語也即出使  
軫抄之文載于此

泰山司憲御史臣宋珪爲糾嚴事臣聞設職建官本陰陽之  
通制操觚執翰實臣子之當爲苟廢務以懷奸必正名而論  
罰罪莫大於懷上律章重於欺君惡既難容討以容後切照  
脩文館司言上鄉某人肅上俗士賢上迂儒生前誤玷此清  
流巧於埋墓死後謬馳於狴犴毒於德名妄矜廣綏之才獨  
試鈞刀之利較自下鬼擢於近臣乃彼塚伯之訟言今在獄  
卒之投車過蒙稟育特賜保全所宜竭力宣忠感恩圖報而  
水官虎皮羊質狼子野心弗思載筆擢辭盡其職義惟於欺  
酒食肉資辱威時以懷寒爲當然率輕狂而自若縱新語





賄賂公行權勢不足以致其罪粉身不足必勝其謀旁若無人但知有已怙終不省惡不悛乃於聖帝降誕之辰神界而入稱賀三界之壽畢集列岳之使詣采鍾鼓在縣寬疏升殿進表交而祝頌獻札制之故常和乃連日醕酢臨期失儀使百辟倉皇慙慙以失色聚衆人搥合撥拾以成文愴悽不恭肆刑責之具在勸懲示戒蓋王法之必誅再照司言聖鄉其人視猶心腹事若父兄進拔出於其門動靜圍於其術每忘規諫憂獻諂諛立身未免於附屬示戒圍止於連坐合將各犯拿送暫都明正其罪以鋤奸慝以正憲綱緣係會官狀候裁奪

抄畢軫告之曰其奈胃士流叨竊祿食茲者職回鄉竟不知前程之事

將有責

幸遇公頭乞指示珪曰天厭夷德久矣  
 准回聞君不及見君之手孫第年太平之  
 福較曰若然則時事早晚大謬耶必有共車之禍吾其死於其

死家眷住開化



戊平珪曰尚遠勿慮也軫固問之乃接筆寫八句云逢衢祿也  
遇安祿搞火馬行 皇金雞叫早門心振花首去草友陰石陽  
後釋前老竟莫曉之說遂收真靈間後謂軫曰珍重故人勉  
旃為善遂揖別而一慘然不見其後軫用應者再起為衢州錄  
事則逢衢祿進之說驗矣未幾有委攝安西縣得風痺之疾數  
月不愈停俸醫治則遇安祿搞之說又驗矣軫甚憂其病無何  
竟卒好事者追詳其死之年實丙午冬丙屬火馬首午殺之日  
乃辛酉旦辛屬金酉肖雞行謹言臆之盡斗早言晨之初悉與  
語合但後四句莫喻孰知軫任錄事時娶一妻乃開化人亂離  
不能北歸因婦軫祗葬開化以字觀之門中賓井成開花頭步  
草成化痊處左則外母墳為陰右則妻兄墓為陽按山有道觀  
廢趾非前老之謂乎靠山有佛堂敗屋非後釋之懺乎軫既殯  
妻子留居墓下遂為開化人 大朝平定縣確民樂熙於軫有  
孫仕至工部尚書者珪之言雖若迂怪然無一之不驗是殆公

謝生鍾性鍾聲



之窮通出處壽夭興衰生死葬埋皆有一定之數莫得而改移或者乃欲收智力勝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江廟泥神記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頗江人烟數百家商賈物貨之所  
吳晉盛旺江上古廟一區相傳為在燕夫以費氏之祠迄今  
頗著靈迹廟近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塾遠文兄  
有子曰謝生鍾者亦鉅室來學其父死生儀容秀整風前清高  
暑無寒儒迂腐辭從感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  
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持筴建碧漪堂水月亭玩芳亭  
醉春館翠屏軒于其內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暮月矣一  
月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于玩芳亭  
畔生謂是諸表妹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默語自  
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誰此來郎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鄰花氏  
之女也又聞芳園勝麗奇井芬敷故相携芳就此一賞玩耳不料



為郎所寵幸無深訝生意其鄰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為怪至夜將睡勿聞因攜乳上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小間所見諸女之一闌然入少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陋質舟舫所賃偶得接見於光範陡然一動其柔情莫或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體以私奔肅抱余禍祇隨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室與講歡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諸妹耳遂口占一詩曰

翠翹金鳳鎖塵埃

懶畫長娥對鏡臺

誰束白茅求吉士

自題紅葉托良媒

蘭缸未滅心先蕩

蓮步初移意已催

攜手問郎何處好

絳帷深處玉山頽

俄而克魄將低雖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而也遂悄上而去翌晚生執爵焚蘭燈因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撫生曰昨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即君好也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親昵語笑綢繆並枕同衾一如姊妹妹性慧黠亦復能

紅袖神女在奔与生狎



詩即為詩什以贈生云

赤繩緣薄好音乘、姊妹相看共此懷、偶伴姮娥辭月殿、  
忽逢情偶拜雲階、春生玉牕垂鴛帳、香噴金蓮脫鳳鞋、  
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

吟罷女迤邐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也  
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為四度新郎之  
後妾姊妹當分侍情房周而復始耳生即與三姨狎且索其詩  
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  
吟曰

蘭房悄、夜迢迢、獨對殘燈夜寂寥、潮信有期應自杳、  
花容無媚為誰銷、愁釵柳葉凝新黛、咲看挑花上軟綃、

風世姻緣今世合

天教長伴重嬌燒

須臾雨散雲收阿斜斗落殘妝尚在鬢亂釵橫歎秋而起謂生  
曰今夕四姨與郎為耦吾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至耳次



夜二鼓四姨果感新僧就生行天婦之禮設山海之盟露  
幽情亦成近好

每到春時頗倍添

綠園開曉緒討話

奇逢誰料謂爲福

吉卜靈期可鳳占

駢亂綠霞紅霞

手籠紅袖玉纖

明珠四顆無纖

誰似郎君盡得燕

由是之後群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主私念白面書雲獲此奇

遇一之已罕此乃四焉因作戲眉古意一篇以自慶詩曰

我眉古郡天下推

煙蠻雲嶺百千峯

鳥道繁紆通劍外

狼烟迢迢通蠻中

巴江蜀水入間險

捷道滇池化外通

九姓羌夷來部落

諸蕃巢穴入提封

提封形勝稱吾土

叠戟朱門不可數

汗血名駒白日調

蘭粟肥牛清夜煮

交備關市馳輕轂

廣廈喬林開別墅

揚鞭馬上揖相逢

投果車中目相許

少事其輩厭俗塵

惟將詩酒樂閑身

腰掛玉帶繫路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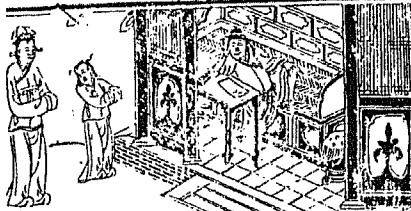
家陽銅山不畏貧

寶帶銅山容易得



難買嬋娟好顏色 寧期向月得窺裴 誰料看花遇傾國  
傾國傾城絕世顏 水蒼刻劍赤英環 美目盈盈溢秋水  
長眉淡掃春山 春山八字爭妍媚 燒上絲上比目絲  
凝粧謾羨接嬌媚 鸞枕徒聞紅拂妓 琥珀琉璃頭  
玳瑁簪前燭燼昏 戀上操情隨暮雨 依上好夢逐朝雲  
解佩遺香鎖求耦 調鉛傅粉忍拋群 菱花明鏡常圓照  
拓子奇香憚神薰 奇香縹緲滿蘭房 終宵連旦恒分芳  
真上燕上排魚隊 小上鶯上列鴈行 魚隊鴈行陪鴈侶  
鳳管龍笙依龍語 根出雞頭帶笑捫 奪得鸞籠拜嬌與  
露重星稀銀燭沉 並帶美上龍錦衣 蓮嬌藕嫩美同貌  
蘭馨黃上美同心 醞藉風流多態度 面書為寄豈相妬  
密約應愁何母猜 為情肯向傍人訴 幽懷密約付誰知  
天長地久萬年期 願上兩上長相逐 願上鸞鴦免別離  
卓氏文君與上里 簡戴西子非同氣 尚究嬌媚出一門

謝生夢文漸染成疾



一門四妙難逢美 晴江涼上遊子夢 盤上獨上只孤迤  
腸斷愁腸字相鳥 春來春去獨消啼

阮成憲以示女之競觀博玩聲口稱揚以為寡和之作獨大姊  
默然久之而歎曰四人為堂姊妹皆閑閨女子尚未議姻耶  
偶窺園池以多露荷葉不棄持賜深冷第恐歲月難留佳期  
失即未免於髮婦妾未得以從人緣却寄天謔有若園之技離  
菴奔婿若無情女之能使使鴛鴦分飛無鴻安避修長長恨歟  
耿遐更靜念今日之深歡恐成他日之大禍也諸妹聞之亦皆  
歎歌而退又歲餘父母果遣人取生回畢姻文聞之皆來就生  
為別會宿書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曉四姨謂生曰大姊  
往日之言驗矣以有數計之尚有一年緣分未盡所願好合琴  
瑟和諧仇雠人生至樂莫過此時曲念樂微莫相棄背成親之  
後求便重來似姊妹尚當金釵貯鏡快即於翠屏軒下耳即扶  
金掩扉一隻致騰三姊亦以翠鈿銀鐲耳當奉上曰常道細看



生分往江浦告泥



小結意趣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婦謂逼

下

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時三姨起曰與郎久別無以為報請依回風之舞於是展地衣繡羅袖離趙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曰

有歌人兮邦之媛  
佩明月兮組蘭皋  
曉輕軀兮掌上長袖翻  
兮遊前切鴻鵠兮巧周旋  
忽鸛琴兮何歸隱雲鬢  
兮主珥文席委兮珠鈿  
蕊死轉兮妖且妍  
奇莫敵兮妙莫傳  
倏低昂兮既罷寢良夜兮如年

二姨四姨亦相謂曰式歌且舞足慰此離苦與若當何為乎因取玉簫付之曰妹素善吹笛勿靳焉如倚歌而和亦不可乎妹躍然曰有是式遂述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嬌幽怨而閑寒以夕而曉之妻燕婉如秋夜之悲鮮也姊亦歎其謔而和焉

世英家補永嘉尉任



玉指芳容寫幽思兮訴深衷銷上兮餘留駐綵雲兮明月  
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簫韻清幽脩鳳語兮和且平歡樂未極兮空復情

三歌曰

紫簫咽兮夜無譚寶瑟微兮燭飛花河欲沒兮夜欲傳聊  
逍遙兮暫為歡脫花鈿兮收明當寄衾綢兮歸洞房齊交頤  
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但悲白日兮上扶桑

正傾聽間忽角起誰樓鐘鳴亮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  
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幸生再至  
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  
夢寐無足怪者生女舅亦只在齋房中凡半月餘不與舅相見  
舅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為只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纔寢



入平生倏然驚散隨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姪曰園圃寬  
 闊竹樹繁多豈無花月之娛或有水石之怪連文英俊人物整  
 齊豈不為其所惑急須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還既  
 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精恍惚言語支離伏枕  
 淹乆而不愈遠躬往視之僞以前事告于生父母生父詢  
 問再三乃吐實且出所得詩及金梳髮等物視之皆泥捏成者  
 父知其被祟乃偕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因往花藍廟卜籤過  
 東廊一小室帷帳蔽虧人跡罕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  
 位塑四美姬像於其中東坐者失一捧髮右二人臂缺二觸耳  
 亡雙璫左一人面脫花鈿兩技其父大驚取泥捏之物寘于舊  
 處皆吻合即手碎其像命僕沉之江中而歸自從此月餘生疾  
 亦愈怪勝遂絕

美蓉昇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以父蔭補浙江溫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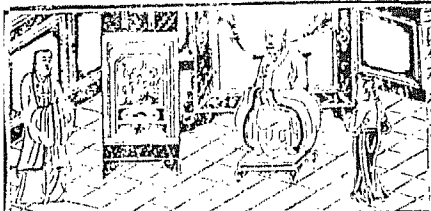


所夜沈沈英家眷入水嘉新獨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圖山泊舟少憩買紙錢牲酒  
賽於神廟既畢與妻小飲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遽起惡  
念是夜沉英水中併奴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  
我次子尚未有空今與人撐船往杭州一兩月歸來與汝成親  
汝即吾家人弟安心無怨言訖席捲其所有而以新婦呼王氏  
王氏祥禱之勉為經理曲盡殷勤舟人私喜得婦然新稔熟不  
復妨閑得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殺雞飲痛醉王氏何其  
腫沉輕身上岸走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鄉惟蘆葦孤浦一  
望無際且生自良家雙雙纖細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尋者至  
於是盡力而奔久之東方漸白遙望林水中有屋宇急往投之  
至則門猶未啓鐘梵之聲隱然少頃開闔乃一尼院王氏徑入  
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實對給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遊  
江浙挈家此行抵任而良人歿矣孀居數年舅以緣求嘉祐尉  
次妻正室得疾難痊垂危萬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買

英妻王氏夜奔并走



月命妻取酒杯不料失手墜金盞于江必欲真之死地遂逃生  
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欲別求四耦卒之良媒  
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若身有一言相勸  
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僻  
在荒濱人跡不到矣對之與隣鷗鷺之與友幸得一二同袍皆  
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子雖年芳貌美奈命蹇時乖  
盡若捨髮離痴悟身為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槌搥佛燈晨飡  
暮粥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為人寵妻受今世之苦惱而  
結來世之仇讎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  
慧圓王讀書識字寫染俱通不期月間悉究內典大為院主所  
禮待凡事之巨細非王主張莫敢輒自行者而復寬和柔善入  
心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誦經百餘拜密訴心曲雖陰寒酷暑  
弗替既罷即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驚喜謂  
齊而去明日持畫芙蓉一幅來施若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



為英筆因詢所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問檀越何姓多今  
住慈愛以何為生日曰同縣顧阿秀兄弟必操舟為業年來如意  
人頗道其劫掠江湖間未知誠然否王父問亦皆往來此中乎  
曰少到耳即點識之乃獲草題于扉上曰

少日風流張敬筆寫生不數今生全美家盡出取鮮妍豈知  
嬌艷色翻抱死生冤。粉繪要涼餘幻質。至今流落有誰憐  
素花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在城有郭藤春者  
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買歸為清玩適御史大夫高  
公納麟退居姑蘇多慕畫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  
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人賣畫畫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頗懷素  
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其學書公視其貌非庸碌者  
即詢其鄉里姓名則感頌對曰弟姓崔字右臣世居真州以父  
某補永嘉尉事東越官不自慎重為舟人圖沉英水中家財喪



妾不後顧矣幸幼時習水滸因波間雙阮遠遊登崖投民家而  
舉鉢沙濕了無一錢在身賴主翁書良易以裳衣待以酒飯贈  
以盤纏遣之曰既遭寇劫理合問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英遂  
問路出城陳告于平江路公德候一年杳無消息惟賣竿以度  
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惠札上檄約簡見公聞其語深憫之曰子  
既如斯付無素且留吾西塾訓諸孫寫字不亦可乎英幸甚  
公延入內館與飲英忽見屏間美密恣然垂淚公怪問之曰此  
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妻所作  
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蓋且其詞意有在真拙婦所作無疑  
公曰若然當為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館英於門下明日  
密召櫻春問櫻春云買自尼院公即使她轉語尼得於何人誰  
所題詠教日報云同縣阿秀擒院尼首惡題公遣人說院主曰  
夫人喜誦佛經牙人伴伴團圓了悟今禮為師願勿卻也院  
主不許而赴慈圓開之誣欵一出或首可以藉此復離尼不能拒



高公為崔英子完親事

公命昇至俾夫人与之同寢如暇日問其家世之詳三飲酒  
寢告且白題矣察事曰盜不遠矣惟夫人轉以告公勝得罪人  
洗刷前耻以下報夫君則君之陽大矣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  
夫人以語公且云其讀書員淑耿非小家女公知為義妻无疑  
屬夫人善視之略不與英言公適得故居止出沒之跡然未敢  
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童髮返初服又半年進士薛理博化為  
監察御史按部博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且語博化掩  
捕之救牒乃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置  
以配次男不復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博  
化遂寢之於極典而以原贐給英上將辭公赴任公曰待与足  
下作媒娶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父矣今不  
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彼遲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  
若其尚在或免沉淪之重譴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別娶之言  
非所願也公妻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祐吾安敢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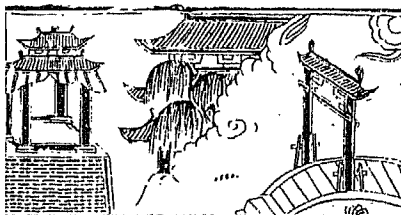




通但客奉饒然後起程翠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奉  
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為崔縣尉了今生緣客莫論公使呼慧圓  
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大慟不意復得相見于此公僞道其  
始末且出笑容示客方知公使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  
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為之掩淚歎公之盛德為不可及  
公贈英奴婢各一津遣就道英在滿重過吳門而公薨矣夫婦  
號哭如喪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後去王氏因  
此長齋念報首不輟其寸土陸仲暘作畫芙蓉屏歌以紀其  
事錄以警世云

畫芙蓉妾怨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兩蕭索斷  
續遺香撲衣去水奔流腸死生孤身隻影成飄泊成飄泊  
殘骸向誰託燕下飛魂竟不歸圖中艷安憐昨昨憐妾  
心防那禁秋雨夜夜滴青江湖逐舟子井從室也祀醫王  
聖臣本慈惠慈懷憐群品逝魄願提撕瑩瑩類將美索願

拜佳樹下私號秋千婦



色嬌未睹手親搗花羞齒折帶餘死為湯重寢乾空尚苦恨  
朽恨難消但道重臺臨端期甲帳遇文蕭若妾良有意  
芙蓉不可棄幸得宝月再團圓親相愛莫相捐誰能听我  
芙蓉簾人問夫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秋社會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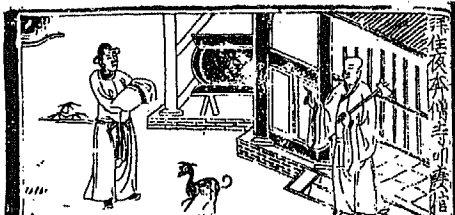
元大德二年戊戌亭羅以故相本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奄都刺  
為僉判東平王榮甫為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  
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与為比然讀書能文教士賢士故時  
客翕然稱之私居后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洲園闌不住一枝紅  
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亭榭之好冠于諸貴家每年春宣徽  
諸姊妹女邀院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秋千之戲盛陳飲宴歡  
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罷謂之秋  
千會適樞密同僉帖木尔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  
欠身望之正見秋千競蹴歡開方濃曙於柳陰中窺之觀諸女



皆絕色遂久不去為閨者所竟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  
白于母上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  
吾正擇婿可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婦報同余歸拜住  
以往宣徽見其美年少心稍喜恨未知其才否試之曰尔喜觀  
秋千以此為題善隱不為調賦兩詞一闕能乎拜住揮筆以因  
字寫之曰

紅繩盡板柔荑指東風燕子双上起謗后要爭高更將裙窄  
繫牙床和困應一任金釵隊推枕起來遲紗物月土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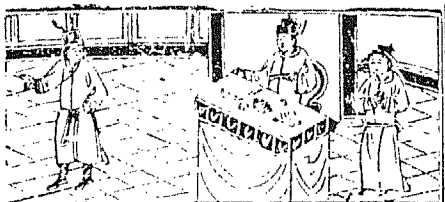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構或假手於人因盛幣待之席間再  
命作兩江紅詠鶯拜住拂拭剡藤用漢李華章宣徽宣徽喜曰  
婿矣遂而許第三夫人女嫁哥失里為姻且召夫人并呼女  
出与拜住相見他女亦於窓隙中窺之私賀連哥失里曰可謂  
門閨多喜色女嫁近來尤也擇日遣聘礼物之多詞翰之雅復  
傳都下以為盛事拜住鶯詞附錄于此



嫩日舒情韶北艷碧天新月正挑腮半吐鶯聲初試欲桃乍  
聞絃索悄由屏時听笙簧細愛錦囊素古韻東風偷燭燭  
離離離開愁泥殘香褪重門閉巧有芳韻十分旖旎入柳穿  
花來又去欲求好友其玩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既而同儉蒙留詎意不飾荒以墨敗駭御史臺獄得疾因園間  
以大巨例蒙赦回蒙醫治未逾旬竟尔弗起闔室染疾盡為  
一空獨拜住在然水消无解財散人亡宜微將拜住回家告  
而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盡宜微肉髣雖多而三夫人者独康  
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独已婚家反周繫如此决意  
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吉父一与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  
見諸姊妹家康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為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夢  
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听別議平章闊八出之子僧家收文  
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脚絆縊於橋  
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與已悉傾嫁奩及夫家聘物餘  
兩餘語四



之暨寄清安僧寺拜住聞變是夜秘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棺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啓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爾等分所有也僧素知其羣穢亦萌利物之音遂答其蓋安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万婚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邠住一年人無知者所携豐登薰拜住又熬家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如即求館客而上邠儒者絕少咸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宰問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為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怪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卑至則真速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又焚殯聖觀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為養婢終老其家



住三子長教化仕云王遼陽善與行中書省左丞享年次子忙古  
反幼子黑廝俱為內侍常御罷職忙古先死黑廝宮至極  
密院使

天兵至燕愼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黑廝  
與丞相失例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  
夜半開健德門而遁黑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元白遺音

至正妓人行并叙

永樂十七年予自桂林役房山是冬邂逅一遺姬於逆旅中  
雖泊沒塵土有衰老態然尚餘笑談風韻猶有紫蕭自隨訪  
其詳蓋大都效人以才貌隸教坊供奉陵遷谷變將落髮為  
比丘尼未果已而轉嫁編氓愈益淪落今垂老無所依隨孫  
就食匠營間遂呼酒飲之使吹數調既罷因與共論曠昔其  
言至正時繁華富貴事如自惜然每一追思懷抱輒後作惡

宜來今往古紅顏薄命當如是耶余為低回悽然慨歎其感  
其意作長辭贈之題曰至正收人行第詞筆委弱不足以寫  
其態度之方一憂鬱之際取而讀之匪慰若人聊以自解焉  
耳

挑花含露傷春老。蓮華欺霜悴秋早。紅飄翠頰誰可方。大都姝  
人白頭。媼言辭死媚。雖足愛。顏色萎。稚室弄好安。同蒲柳先凋。  
零景近。森榆漸。枯槁我役。房山滯客。必客必意。氣憂悲。前爆益  
謾想紅樓飲。鴈往徒懷錦瑟絃。晏歲荒村因離。近步搏小酌。且  
留連。陽華楚雨成。殘滅奔袖弓。鞋事棄捐。子今淪落。燈草不天。  
寒幽君在空谷。爺娘底處認墳。惹姊妹何鄉。弄骨肉初謂終身。  
永歡笑。那知朱路翻。傍傀儡。真箇縹緲。燕玉蕭。暫吹絳山瑤。雲曲  
傳觴起立。態如癡。紗鞋。曉踏半的時。疑消徘徊。傾斤久微。淫香  
眇度。腔。近。嬌。凝。眼。曉。曉。求。友。欲。訝。呢。喃。燕。哺。兒。巨。豎。諸。公。爲。楚  
蠻。危。樂。別。鵲。苦。分。離。或。交。成。妻。切。妻。切。愈。加。竟。此。情。易。日





江湖信息補被其關寒肌膚烈似啼似訴復似泣若慕若怨業  
 若訣孤舟婆娑旅魂消異域盛衰易髮折參差角羽雜宮商徵  
 韻行餘巧抑揚際際爭繞亂哀怨悲咽互低昂吻亡瑞鹿  
 別盡園藏上中來集建章楚弄教誨誦族氏州一曲換伊涼  
 伊涼偏亮益開假墳荒笛笙背仕下踞隅鏗鏘韻碧霄機梭浙  
 瀝過玄夜須更衆調多周遍以席重論盛年話一自于戈遽擾  
 攘戎多行輩端論謝記得先朝至正初於家才至王頭顧銀環  
 約臂聯襟脫絛殘接絛綴足告傳局倦餘數伴睹秋千蹴踘倩  
 人扶纖腰數被隣雖妬髮上常煩阿姐梳羽林英俊馳輕轂慣  
 向奴家通夕宿鳳梳鴛鴦肯整暮蜂媒使交相屬外客友俱  
 脂粉說香休匪藉沉檀浴退君始替與聖姪內使傳宣又催促  
 宇宙難展百姓安仁覃內裔覆三韓善選擇必開赤嶽察恩  
 深答刺罕已見拂郎呈驪島還聞緬甸貢琅玕丹楹隄峻樓鶴  
 臨素美玲龍綴角端神州形勝直佳麗鬱鬱蔥蔥王氣五穀



續還京師知叛人已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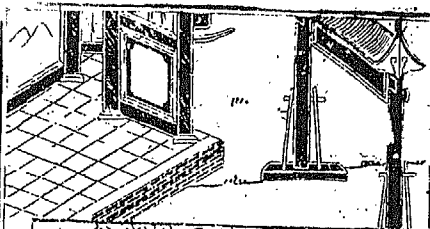
餘話大全

卷八

豈登免抄糧九重娛樂就聲妓廣寒宮得侍乞巧太夜晨許陪  
脩禳避暑巡遊飲角程沿途宿頓爭除地隨處安泰揀婢侍  
勅农家舊驛行肉薄撓排仙仗發林倫騎鞢鞍紫雲閣設鐙  
轟雷動積外氛埃掃雪清統系試時遠大內花園過云是開平  
宗王貢戚咸來會高呼方歲齊跪排綴帽裝鉢佳園集辦  
綢下郎悅後先雄勇恠辭執左右麟符火赤佩黃刺繡花三國  
師霞納蹙被天魔隊齊美朱文總華常惟詫奴家壓敵坊亦府  
旋歌新北令物欄欄微催西相照賞院木偏蒙賞喝米發發每  
擅場渾脫囊盛阿刺酒連擊珠絡只徐裳胡元暉祚我於歡遠  
道龍羊集城關官裏堪衡朔漠塵哈敦隋天寫廬肩裝宮書靜  
着封鎖屋宇生羅朝謁絕徽陰徐部落落下原頰洞烽煙緊  
頻講塞蘇然嫌外境風微軀幸无全窈窕蛾眉渾懶畫臨臨廟  
足亦羞墮低園被刺思依佛苑福跡跌擬冬連練初正宜恭遊  
若赤瓦無李隨苑綠蘭心慧性非堅固死轉綿綿疑為誤嫁典



凡府里巷兒流為苗賊為捕婦文禽失類偶鴛鴦  
鴛鴦為鳥身盤旋秦舅姑親操井墮應門戶物換星移十載  
婦姐沒葉枯亡屢遭疾疫男殞館苦追飢寒嫠夫弄瓦泥  
長是伴理管翠綢已相忘忍談常貴徒增感怕說酸辛只斷腸  
筋酸落淚元鍾父里舍公娘索老醜塗抹伊誰識阿婆彈指  
自誇纖手偷生又逢明代悲死卒當正二省輾轉顛沛弗  
多撻牙瘦骨行將朽散散嘆否更嘆今小日茶、饒陸沉膏、  
傾耳聽貼耳響、罕聞是知音誠為佳舞忙過豫司馬沈溺已  
濕於性運難移婦莫挽窮途因路最難謀人聽我相寬慰  
貌多為安得窮累倉惶明之夢曾分縹緲層林綠珠難離  
困資之瀛得嬌嬌到憔悴世上浮名不直錢五中醞酎休辭醉  
營投泪起遠近載再懸勲乞賦詩士炕遠寒衣夜挑燈快  
讀辭愁頭那知皓首逢元稹弗用黃金鑄收之洒翰酬渠增民  
既風流千載懷遠思



蘇詩話卷四

予既贈以是詩乃起謝曰此元白道章也何相見之晚耶老身旦夕且死當身惜焚庶讀之於地下明千春予將還京師重往過之則東段笑因誦斯章猶若見其府而語之入感師夫永樂庚子閏正月朔日廬陵李頌識

予往年於薊門過七婦行歌道中追而問焉則故元駙馬家妓姓金字芙蓉元亡嫁為民家今雖貧薄而猶不忘故態且能道故元時事甚悉予因作薊門老婦歌以紀之既數年予友李君昌期自廣西方伯入役房山遇至正官妓遂作長歌以贈之其辭老博其意悽惋誠得元白之遺意彼閑玩味之余因錄其辭以附驥尾然寂寥簡短辭不達意誠所謂珠玉在側覺我飛穢矣其詩曰

薊門老婦歌且行

一曲斷腸多苦聲

肘掩面向人位

位罷投前道姓名

自言少小頗成文

金縷羅幃耐粧束

兒朝丞相重嬌歌

教乃新翻太平曲

雕房綺閣高崖水



五侯七貴時經過 就中豔色亦無數 倖首低眉聽我歌  
行雲斷絕紫塵起 滿座傳言盡為且喜 當此二卿千金  
翻惡俗故徒貼耳 只言歡聚要青春 豈識人間恥與貧  
向來風景一朝異 翠袖散落成埃塵 況逢衰老轉蕭索  
惟有那廬裏 開來還唱舊時歌 不覺一聲雙淚落  
人生安得長少年 一貧一富皆自然 窮通錯認終無  
古往今來何足憐

宋樂庚子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脩國史永豐曾榮書

又

舊陵李君昌期示予以所作至正妓人行長詩一章余讀之既  
具知當時之事而又喜其詩詞語之工也蓋公為廣西布政使  
以文章政事擅名久矣比來京師邂逅此妓於房山道中見其  
衰老因得以詢其事所以慨然為賦之以詩也嗟乎元起沙漠  
純一海宇雖曰政洽然其制度施為多從胡俗以變敗雲際為

高廷之著數人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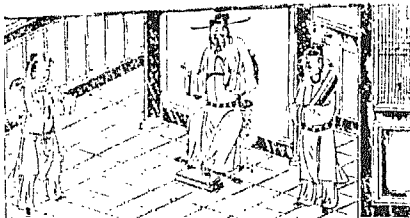
弱逮乎至正之君尤荒淫奢縱所好者惟聲色歌舞盤遊行幸  
夜以繼日上下相家政治廢弛賊盜竊起國勢不振天乃命我  
太祖高皇帝剪滅群雄至正適亡大統既正萬方收寧中國安  
作然復乎古肆我

皇上即位又整率六師往征沙漠凡元之遺孽無有存者而昔  
時至正之荒淫縱侈其事世人亦罕知其詳此妓猶能歷上道  
之哀可歎即於載此元之所以亡也然則公之作此亦寧無意  
乎亦曰紀其實以補史氏之不載亦曰使後之讀者有所感發  
興起耳且他有屬意哉予因是喜公之志遂為書其後

翰林待講臨川王英書

又

我吟向傳琵琶行 鏗然即奏絲絃聲 嗚呼其才誰再得  
千載相逢李方須 續詩語我數人行 不啻洛陽秋夜客  
問公良撤之幽燕 道逢者波說少年 口調茶甌壯心曲



流商改徵變曲音 若樂衰宋那可說 老夫三讀商書  
欲倚朝声調未諧 一妓女流何足數 感時撫事偏傷懷  
公今事業光朝野 况有文章繼夙雅 若為眷此独鍾情  
莫訝江川老司馬  
木天老人高建礼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郡之席人也以間客世其家以文章鳴  
當代故其詞翰繪句傳誦人口有得其篇章者猶濡鮮肥暖膾  
炙然今觀其所作至正妓人行清新流麗若寒藻淒淒淪淪也  
鮮渾芳潤若光風之泛紫蘭也曠情醺態愉快交集要其若寒  
露之泠曼章敏乎若微雲之麗于秋空也噫非文章之美閑客  
之二能至尔哉予讀之數計既暇披人當及笄之年不能開於  
礼節以締好名宗夜悲其中雅興亂不能遺外沉面以脫身風  
塵独幸其有所適者晚際聖明得占籍編戶氓庶有子孫之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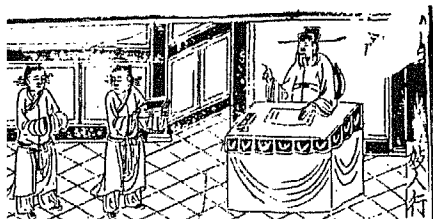


李時勉續被人行亭

而終其天年而於殯死之日又獲公之詞翰以宣其隱鬱又同  
榮哉或者謂公是第即元白遺音吁蓋不深諭者也夫義陽歸  
江之句與壽陽江頭之辭徒淒切憤惋於離別之頃而二妓者  
亦終於為商人婦流落天涯也豈若斯人者既脫身喪亂復優  
游太平以卒而又託諸翰墨者如是其美哉彼其但能得聲  
而需張之者亦大有輕賤矣故評之曰元白之作工於詞而疏  
於荒公之作發乎情而歸之正也後之覽者其將以為何如  
翰林脩撰羅汝敬志

又

吾友廣西布政使李公為朋示予所為至正妓人行凡二百  
餘言觀其橫林浩汗若春泉狂壑洩瀾而不窮流麗動蕩若  
雲浮空變態而難狀自有文人才士辭藻之盛未有過於此者  
嗟夫妓人今為民婦有子與孫矣尚不忘其故態常以簫聲  
隨步若出其妓猶能使公賞惜若此况於盛年也耶今有懷



妓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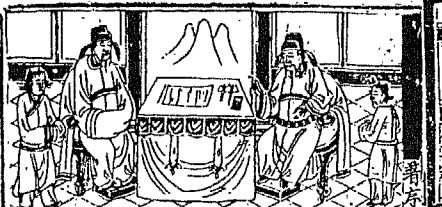
從其孫應差役于芳山獲與一遇則亦脫矣其真時不再來如  
挑笙瑟弱者耶童大以胡笳遇妓人以簫富遇胡柳州方伯之  
詩須合而為一時一人之作可也余既玩味唱歎得其意而自  
題曰平感哉遂書于左方以歸之

考功主事鄧時俊跋

又

右至正妓人行一章今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所求也公于房  
山遇是妓因感其所言賦此以贈之出以示予予觀之詞意備  
麗不易得也然亦因有感焉夫由至正迄今七八十餘年矣當  
時學士大夫凋謝殆盡無復有見者而伶人妓女往往猶存蓋  
當其間治教頓廢上下荒于聲色故雖久而其類尚多在也於  
乎其所以陵夷隳壞者豈非其自致哉然夫妓之早年失身其  
間遂至顛沛流落非不華也亦宜也及其晚歲得陪  
聖朝德化之盛為婦民間而終老於太平之日又何其幸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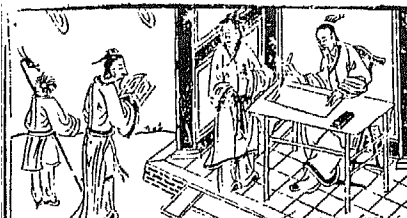




於一見之頃，忽之感發而形之歌詠，蓋亦欲使觀者于此而有  
所懲創也。夫豈無其意哉！  
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蕭時中書

又

黃西布政使平公昌期余之同年友也。嘗遇老婦於茅山客邸，  
素謝言辭，懷恍問之，知為至正妓人，猶善吹簫，能歷道咸元  
時事。公之所遺歌詩，頗有清麗音響，始既欣養，真以容貌  
供奉主。當時晚乃感嘆其衰老而淪落於民間，使元白賦之，  
亦豈能踰於是作也。嗚呼！是妓雖已衰老，淪落猶以其傳後  
世，誠於至元之君。又幸遭逢聖明，享有子孫之養，以終其餘齒，  
而復為名公偉人之所鍾慕如此，可謂不沒矣。夫自京察才賢  
士，挾其所有不克以施於世，至於泯然無聞者，蓋不勝數。宜夫  
李公有慨於茲也。平公又嘗學問困，顯聞於人，使甚富，劇作  
之佳，蓋得歌詠太平之鴻射，以揚國家之盛美，以傳之於天下。



應義抵行立名之士欲求當代之君子出一語以應嘉且不可得而且數者乃能致公聽其議論而又重之以詩亦何其幸哉雖然此未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公為方面大臣固當以功名事業自期宣上恩德以施惠政使環數千里之地悉陶於春風和氣之中乃以其文章補政治而歌詠太平裡之金石傳之元窮然後足以見公之大若此特其緒餘耳烏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哉予故書其後使觀者知求公於其大而不在此也翰林侍講李時勉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遇元至正奴人于房山命吹簫簫數曲飲之酒而遣之以詩持以示子觀其運巧思於雕鏤出奇語於豪縱落筆之際必自謂元白復生未知其孰先孰後謫佳作也然是奴以垂髫之齒空色衰謝薄試其技尚能使人驚賞若此使當芳年盛色揚袂倚市其酬金買笑者宜何如哉人或謂公

劉詩俊為妓人序



少負奇氣早登顯位固當慨然於世以功名事業自期何能遇一女婦而悽悽若是哉此蓋未知公者也是詩之意惜妓不以少日從良耗之終身從特容色晚遭淪落悔將何及然則抱書而適用者所貴及時自勵卓然獨立以表見於時寧可貽後路之愧悔哉故篇終嘆妓為才質所悞此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也是皆他人表知而予之所獨知因書以歸之

翰林檢討李習禮跋

又

余讀唐李頎聽董大彈胡笳之作云幽陰變調勿飄酒長風吹林梢墜瓦迸泉城上飛木末野砲啾啾走堂下每恐其盡讀柳柳州行路難云盛時一去貴反賤挑篋歸安可常則歎曰時乎不再來今觀賈西方伯李公昌期所贈至正妓人之作意謂俱美可擬頎作而蔚然大篇過之妓人少為悅已者家中僅元作迂革我朝承平始克嫁為民婦又年適色其情亦頗可憐

列子欲為昌祺叙



後世元曰為足論哉公觀畫特寄意於一時畫不足公規  
公也讀者當自知

翰林脩撰周述書

又

予觀廣西布政使李公所為至正妓人行一篇詞義深密三復  
為之起談雖然公之才學豈徒工於詩歌而已哉將必大發其  
蘊以鳴國家太平之盛福被生民於無窮斯不愧所負任之重  
也今以一妓而獲見遇於公之一賞何其幸哉雖老死無憾矣  
世之士大夫遇不遇也亦猶是爾偶或一遇乎時則生被顯榮  
後垂永久否則流落沉淪終身不齒良可惜哉因妓人行重有感焉

昔年樂亭春正月翰林編脩周李簡書

又

若妓大都人亡其姓名其時則可知嗟夫世異勢殊後也難



落色衰為婦人年七十餘衣食于匡管追憶往事風流  
而散當時無復知其為人居開闢獨往心口相語記諸筆  
管則和鳴于飛之音夢而為夢涼天解之謂其音幽然鳴  
咽悽惻若怨若訴若悲若泣時一響于石窩破壁之下感發  
四壁而荒煙落日依微慘淡之狀又接于莽蒼之野閑寂之  
濱過之者目累若干大曾無一之或顧者何意芳山之役乃  
有傳其說錄其人以一訪而客齋再往而賞終其聽而為之嗟  
惋不已而歌詠之詠歌不足則累數十百韻抑揚反覆悲憤  
激烈盡置七而不盡使人讀之恍然若目擊當時事不勝叩  
古今之遺恨視老妓若無以為懷者悲夫見而知之者咸以  
為元白遺音嗟夫連昌之世琵琶之事驗之老妓固若不殊  
其詞則陳陳悲其辭以其人又不相上下既無足論而獨其  
人之出處進退余不得而知也世好言古人不知及觀今  
其人豈其然耶其言讀諸餘同年友應蔭棠家期是也

要文章名海內心云

主知乃擢爲廣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任大道斯行美乃以微  
芥子投感遇而賦此既而後其官身謫亦傳播朝野妓獲自  
于世抑何其喜且幸也明年老妓死嗚呼其命耶雖然然  
則死而首肯是詩固當與琵琶行並傳乎官間笑妓之死又  
未爲不幸也嗚呼物之遇不遇若此者古今固不少而妓亦  
以老見白其可感也夫其可慨也夫爲之三嘆

賜求樂歲申進士翰林庶吉士授祿直郎

秋官主事

劉子欽書



新刊全相餘本不雷卷